

所规定的每次会议开会时间到达本大厅。如果要使第二十届会议工作进程顺利的话，大家赞同地响应这项呼吁是十分必要的。

65. 我还愿吁请各位代表，请他们尽速报名发

言，并在轮到他们发言时，请准备就绪。这样，我们不会使大会的工作停滞。我愿预先感谢各国代表团给予合作。

上午十一时五十五分散会。

第一三七一次会议 A/PV.1371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二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阿明托雷·范范尼先生(意大利)

议程项目 102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续)

1. 穆安扎先生(刚果(布拉柴维尔))：既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二十年已经过去，我国就认为，在联合国的生活中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如我曾在本届会议一般性辩论〔第一三五六次会议〕的简短发言中指出的那样，世界面临着一些问题，而我们的组织和人类的前途有赖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2. 不论是涉及到和平与裁军，还是涉及到非殖民化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许多发言人都已强调了这些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我不想再重复所有这些问题。我只想指出，让我们的组织再次为这些问题的解决而努力是多么的必要。实际上，每个人都已认识到这些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

3. 我国认为，有的国家正迫使联合国犯最严重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如不很快纠正，联合国就必然会面临与国际联盟同样的命运。我所说的这个严重错误就是我们未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从而剥夺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在本组织各项事务中的发言权。

4. 罗列所有这些令人厌烦的、使我们组织陷入危险境况的作法和策略就太冗长乏味了。在我之前发言的许多人都令人信服地叙述了这些。然而，我不得

不指出，在过去的十六年里，美国所推行的危险的阻挠政策在联合国历史上已树立了一个先例。按照这个先例，一个国家的新政权只会引起一个大国对它的不满，这个大国随意采取各种高压手段，通过程序的花招，阻止这个国家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5. 我们知道，这个执政的新政权不合美国的意，尽管美国是不承认这一点的。美国竭力反对这个新政权，但却未能将它推翻。美国由于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便非法占领了中国的台湾省，并把台湾省变成了用来侵略中国人民的军事基地。美国把反对这个新政权的斗争带到了联合国。尽管中国是联合国的五大创始国之一，但是十六年来，美国一直竭力阻挠这个新政权在本组织里占有其合法席位。

6. 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胜利以来，美国竟然千方百计说服其他国家一道承担拖延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责任。这种作法似乎是想给蒋介石集团重返大陆的时间和机会以便重新获得被勇敢而光荣的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英勇而残酷的斗争所夺取的政权。我们曾几次从这些卖国贼那里听到，他们随时都想再次征服大陆，以便重新获得被人民剥夺了的特权。但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使蒋介石有美国的刺刀和第七舰队的巨大支持，而唾弃了蒋介石集团的中国人民是不会给蒋介石集团重新剥削中国人民的机会的。

7. 正是在这一方面，联合国目睹了美国为要报复中国人民所选定的新政权而作的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因此，在联合国里，我们看见了各种可能施展的

力图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它在联合国被蒋介石集团非法窃据的席位的花招。

8. 同时，蒋介石集团一直都在尽其最大的努力来博得某些对他们不完全了解的国家的同情和友谊。但是时间证明并在继续证明，受第七舰队的豢养和保护的人所作的这些努力未能得逞，因为，显而易见，说服其他国家逆历史潮流而进并非总是可能的。中国人民的经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的经历也正在证实这一点。

9.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十分坚定地说，企图在这里欺骗世界人民并在关于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上仍坚持捏造出法律上的假定是徒劳的。这种假定就是把已经被中国人民唾弃了的蒋介石集团说成是代表着中国人民。

10. 为了证明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美国及其卫星国在联合国内一贯采取的这种阴险的手段是正当的，他们有组织地掀起一个诽谤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的运动，不断地大造舆论。这个建立在诽谤和谎言基础上的运动凭着所有可能采取的令人惊奇的手段而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好象某人为了要杀他的狗，就指责这条狗得了狂犬病。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我们了解到许多情况。由于我们的时间有限，不可能列举并详细叙述所有这些情况，而又不致于使你们对全然无用的细节和概念所进行的冗长的罗列感到烦恼。

11. 然而，有些经常出现的问题，可以在这一简短的发言中提一提，以便使那些可能暂时忽视现实的人们面对现实。例如，我们听到了关于红色或黄色中国共产主义的种种说法，这种共产主义显然不同于无色的共产主义。从对中国领导人讲话的多次评论中，我们了解到许多情况。谴责中国领导人推行侵略政策、武力和暴力政策的说法，我们已听得很多了。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非难只不过是千篇一律的诽谤中的一部分，而有些人却利用这种千篇一律的诽谤来掩盖他们自己的弱点，掩盖他们无视联合国宪章里固有的言论自由的态度。以不赞同中国领导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看法为借口来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是极端荒谬的。我们不能赞同这种态度，因为这种态度恰恰就是对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否定。

12. 美国代表在发言〔第一三六九次会议〕中提到了中国领导人对联合国的批评，这就被认为美国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美国害怕批评联合国的人进入联合国，那么我们就要求他们把一些已经加入本组织和那些虽是成员但对于批评联合国而不后悔的人开除出联合国组织。此外，对于那些完全站在客观立场上知道中国在国外没有军事基地、没有军队的人来说，所谓中国进行侵略的论点是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的。散布这种说法的人决不可能证实中国在国外有军队和军事基地。

13.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本组织中有些国家在全世界到处扩大军事基地，以确保其霸权，并常常把他们的士兵送往基地去保卫其殖民利益，它们已落得声名狼藉了。人们很想知道是否恰恰就是这些国家在联合国的席位应该受到审查，因为以穷凶极恶的手段经常进行侵略的毕竟是象美国那样的一些国家，而且大家还清楚地记得近年来它们发动了一系列的“人道主义战”，对这种“人道主义战”我们必须把正在越南进行的殖民战争包括进去。

14. 通过这段简短的回顾后，我们认为这种对中国一贯的诽谤是针对这个国家所进行的特别行动的一部分。这个国家，由于人民的创造性的才能，已证明它有能力在科学技术方面迅速发展 to 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而且达到已能改变世界均势的地步。我再重复一遍，这种诽谤运动是针对这样一个国家所发起的一次战役，这个国家是在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和剥削后而建立起来的，它正奉行着一种满怀信心的政策，并向全世界表明，它正承担起带领本国广大人民群众达到物质和技术发展的高标准的责任。我们决心始终不渝地反对这种蓄意掀起的运动。它们掀起这一运动是为了阻止发展中世界一度受压迫的国家的兴起——必然的兴起，是为了毁灭这些国家的首创精神和创造力，迫使它们再次遭受过去曾经受过的可耻的剥削，而一些国家现仍在不幸地成为这种可耻剥削的牺牲品。我们认为，某些国家尽管会采取可耻行径，但它们决不能制止前进的步伐。我们还认为，所有那些拼命要改

变历史进程以适应他们自己的意旨的人们是注定要失败的。

15. 某些发展中国家讲述了它们的苦衷,我们也乐于承认它们有权表明它们的观点。但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必多谈,因为许多这样的苦衷实际上只不过是它们国内矛盾的反映。

16. 因此,为助长这场旨在扼杀中国日益壮大的力量的运动,有些人甚至捏造了所谓的“西藏问题”。他们叫嚣人权受到侵犯,叫嚷在中国这个省到处是贫穷和饥荒。但他们忘记了用实例来证明,说得确切一点,他们不能证明西藏人曾被迫经历过的奴隶制和封建制比现在在中国这个省建立的民主政权好在什么地方。

17. 对于那些由于已经丧失了强使西藏人民给予优厚特权而来到这里要求联合国给予他们能在中国西藏省再次实行奴隶制的机会从而背叛了他们国家事业的人,我们不表示同情。那些在西藏已经被赶下台并逃到国外避难的封建领主随时都可以回中国去考察一下在他们本省现在已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

18. 鉴于所有这些考虑,我国希望今年我们正在庆祝的联合国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将会成为本组织庆祝结束一个不公正时代的盛会。的确,我国相信,联合国在本届会议上愿意改正十六年来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做的极不正当的行为。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代表团已阐明了它们的观点,从它们不同的发言中就已经很清楚了,很多国家渴望看到这种极不公正的事情能得到改正。我们认为这不只是这些国家的想法,而是所有爱好和平与爱好正义的各国人民的想法。我们冒昧地希望那些可能是暂时离开了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阵营的人们重新回到国际大家庭中来。这个大家庭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唯一目的是国际合作、国际安全和国际友谊。

19. 谈了这个问题之后,现在在这个大会上我们必须重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多数就必定会解决的程序问题。实际上,一九四九年中国发生的政权变革和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权变革是一样的。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我们目睹了许多联合国会员国的革命或政变。不

管这些新政权的性质如何,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上,它们都立即合法地取代了旧政权。我国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此外,提出异议就是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就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因此,我们要求把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并恢复一直被蒋介石集团非法窃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席位。同时,我们要提醒大会,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省。在十九世纪末,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台湾的占领也决不能改变这个岛屿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事实。事实上,正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正如我前面的发言人已指出的那样,一九四三年的开罗宣言和一九四五年的波茨坦宣言规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应归还中国。日本投降后,中国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回了这个岛屿并使它成为中国的一个省。这是美国哈里·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务院已公开承认的事实。美国军事占领中国的台湾省并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

20. 我国诚恳地要求联合国大会这一高级的国际权力机关担负起它的职责,向世界表明它已重新意识到了它的世界使命,并已能在其第二十届会议上改正它对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极不公正的态度。这是我向整个大会提出的严正呼吁,我国代表团相信,这一呼吁是不会被置之不理的。

21. 库利巴利先生(马里):我国代表团同其他十一个代表团曾经要求把题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二十届会议的议程〔见文件 A/5971 和 Add.1 和 2〕。

22. 为此,我们再次要求大会讨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对这个已列入大会议程十六年的问题,本组织的某些会员国却在主观上和情绪上一直有意进行歪曲和阻挠,其目的是为了使这一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

23.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企图:要么把这个问题当作好象是接纳一个新的国家,要么把它当成是属于宪章第十八条和大会议事规则第八十五条的重要问题来对待。我们同意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

权利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因为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并且因为它也会给我们的组织带来的有生气的变化。然而，把这一问题在程序上同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相提并论，这不仅是有妨碍的，而且等于是滥用某种多数来反对宪章的目标和理想。幸而，这个多数正在由于发展中国家不结盟政策力量的不断增长而日益减少。

24. 我国代表团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简单地看作是一个证书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在客观标准的基础上决定哪个政府能够真正代表中国人民。

25. 如果大会真想要为了达到联合国的目标而提倡尊重联合国宪章原则的话，那么它就必须仅仅根据联合国的利益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再说一遍，这次大会审议的问题是决定哪个政府真正代表中国人民。

26. 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福摩萨当局都已明确地、反复地声明和重申：只有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因此，必须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考虑这个问题，即始终确认中华民族和中国领土的统一，福摩萨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7. 我知道，一些代表团几年来一直抱有“两个中国”的观点。这些代表团现在所坚持的这一观点不仅与中国人民中的各种舆论倾向背道而驰，而且违背了规定福摩萨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那些国际文件。我现在自然是指罗斯福总统和温斯顿·邱吉尔爵士于一九四三年在开罗签订的宣言以及斯大林总理、杜鲁门总统和温斯顿·邱吉尔爵士三人于一九四五年在波茨坦签订的协定。因此，在要求这些代表团不要比皇帝更保皇，也就是不要比蒋介石本人更亲蒋的时候，我国代表团要警告他们防止“两个中国”解决办法的后果。无论这个办法看起来是多么吸引人，它也只是建立在感情用事和危险的考虑之上的。说它是危险的是因为我们不应忘记，如果最近把一个民族的分裂——一个国家的分裂——选来作为结束一场尖锐危机的缓和的办法的话，那么当今国际舞台上的主要因素就是这些分裂的国家构成世界上紧张和对峙局势最严重的地区，事实上，在某些领土上成为残酷战争的温床。

的确，无论在越南（在那里老百姓每天都在遭受着干涉者军队的罪恶轰炸）、在朝鲜、在德国、在巴勒斯坦或者在其他地方，所有被分裂的民族都在迫切地渴望着他们的统一。

28. 在我们的组织正感到难以处理它常常为促进解决分裂而产生的危机时，我国代表团严肃地提醒大会警惕两个中国的主张，因为这种主张只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危机。

29.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一些代表团从感情出发来对待这个问题，并想通过说些驱逐某些个人是困难的和不仁慈的激动言词来动摇我们的信念。但我想给这些代表团指出，联合国的会员是国家而不是个人。而在这一特殊情况下，我们不是在要求驱逐一个国家；相反，我们是在要求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恰好是中国——在联合国中应由实际上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来代表。怎样处理蒋介石及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是与我们无关的，那是中国人民的事情。问题的这一方面本质上属于中国人民的国家权限，而且联合国宪章第二条不允许我们讨论这种问题。

30. 同样的道理，我国代表团认为，大会不应理睬在这里诽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在某些人的思想中制造混乱的某些企图。例如，蒋介石的代表喋喋不休地谈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共产主义统治。如果有四千多年历史和文明的中国人民已经选定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就必须象尊重资本主义国家的意愿一样尊重他们的意愿。我们也极其诚恳地认为，应该提醒蒋介石的代表，联合国是没有反共任务的。相反，根据宪章第一条，本组织是所有国家作出共同努力的合作中心，无论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哲学或社会制度怎样。

31. 一些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人也谈到了北京政权的侵略性。我要请这些国家——这些代表团——仅仅查阅一下过去三年的安全理事会记录，它们就会明白哪些国家是真正的侵略者。还有人发表了有关中国革命的哲学和战略的长篇演说，这只不过是为了把与问题毫不相干的学说论战带到我们的辩论中来。

32. 我们应避免一切感情用事的呼吁，这些呼吁

会扰乱我们辩论的宁静气氛，从而转移大会对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的注意力，而对这一重要问题我们是应该抱着深厚的责任感来考虑的。

33. 也有人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尊重某些国际协议和条约。然而，我感到不理解的是，在座的哪些国家愿意受它们没有参加甚至没有商议过的协定和条约的束缚呢？诽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为什么不作一点事来恢复北京政府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以使北京政府能在安全理事会这个最有资格的国际裁判面前回答对它们的指控呢？其真正的原因就是这些代表团不相信它们的指控能站得住脚，所以它们宁愿求助于“缺席者总是理亏”的格言。不过这些代表团今后必须认识到，虽然从形式上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实际上它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目中，况且它在这个大厅里有真正的朋友。这些朋友代表正义和国际上的大多数随时准备反驳任何诽谤，随时准备谴责违背联合国最高利益的任何转移注意力的花招。

34. 在我发言的第一部分中，我要谴责为了进行转移并混淆大会正在审议的问题而在这里以及在联合国走廊中所采用的拖延战术。如果主席先生允许的话，我现在想回顾一下，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第一三四三次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中，马里共和国外交部长在他的发言中明确阐述了我国政府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立场。由于他就这个问题的发言时过不久，我就无须引证或解释了。

35. 就马里政府而言，没有必要进一步证明必须恢复被代表蒋介石讲话的人非法占据的北京政府的席位。马里共和国总统在各次声明中对这个问题都采取了坚定的立场。而且，我国政府参加了一九六四年十月在开罗召开的第二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那次会议所通过的宣言说：

“回顾贝尔格莱德会议的提议，本届会议要求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合法的代表。”^①

36. 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向联合国大会第十

^①见文件 A/5763，第九节。

九次会议发出了这项呼吁。这次不结盟国家会议有四十七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参加，有十个国家派了观察员参加，所有这些国家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既然联合国是在各国平等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如果本届大会不考虑这项呼吁，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何况这项呼吁又得到四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三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

37. 马里共和国政府希望看到作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马里政府这种坚定的决心不仅仅是出自中国和马里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我们的态度首先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我们真诚地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崇高理想的基础之上的。

38. 我们的目的是使联合国成为一个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和有效的组织。显然，如果没有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就失去了它的普遍性。更明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缺席就会逐渐削弱联合国的有效性和活力。的确，最近在安全理事会和第一委员会内所进行的一些辩论已清楚地表明，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没参加联合国，那么联合国将无法找到一个永久解决扰乱人类的各种问题的办法，其中最紧迫的问题是恢复亚洲的和平，全面彻底裁军，包括核裁军，以及停止核试验和热核试验。

39. 联合国已经得了麻木症，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不幸地发展成瘫痪。我这样说并不是揭露什么秘密。

40. 马里共和国的人民和政府非常关心联合国。最近，马里共和国总统莫迪博·凯塔同志在一次关于对外政策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有必要“使联合国具有更多的活力，联合国必须保持为和平、友好和国际合作的工具。”

41. 马里政府最真诚地希望帮助加强联合国，使其能够有效地履行宪章所规定的各项义务，特别是关于维持和平、保护人权和民族权利以及进行国际合作的义务。

42. 从二十年的经验和使联合国削弱的各种危机的经历来看，我国政府更加确信，为了使联合国能够加速向前发展，它迫切需要新鲜血液。一旦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权利在联合国得到恢复，它将给联合国提供这种新鲜血液。

43. 关于七亿中国人民在其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对联合国可以做出的贡献，我的一些同事经常问我是否认为中国的出席可以起到有魔力的作用并能解决国际社会现在面临的各种危机。我想在这个讲台上回答那些同事们，并告诉他们，我自己既不相信魔术又不相信奇迹，但是我深信人类的智慧和讨论的巨大可能性。

44. 在这方面，我想回顾一九五四年关于越南问题的会议和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关于老挝问题的会议期间，北京领导人表现出了卓越的外交才干。在谈判中，北京外交官们通过他们的才智和耐心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使那两个会议能以达成协议。如果这些协议得到严格的执行，那就能够恢复亚洲的那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45. 最后，我愿意重申，马里共和国政府抱有坚强的信心，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

46. 我要求，实际是恳求，大会在本届会议上决定北京政府是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的唯一合法的代表。确实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能够表达七亿中国人民真实愿望和心情的唯一政府。为了拯救这个组织，并且为了这个组织的威信着想，让我们现在在这里就作出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席位。让我们立即就做出这样的决定，不然就太迟了，对联合国的前途就太不幸了。

47. 吴吞幸(缅甸)：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缅甸联邦就一直认为：只有这个政府才能在所有国际讲坛上代表中国，并认为也只有这个政府所委派的代表才应占有中国在联合国及其所有机构的席位。

48. 这种立场是基于我们对当前国际生活的三个基本事实的认识。第一、只有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政府，这个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第二、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只要不让它在本组织里行使其合法权利，联合国在

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世界经济与社会进步方面的效能就必将受到损害——实际上已经受到了损害。第三、同样重要的是，如果联合国的权威与威望要提高，就必须尊重其会员国的合法权利。

49. 当今国际生活的实际情况是，世界上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那些影响到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如果不经过大国的谈判和协商一致，就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和永久的解决。虽然在寻求解决办法时小国的协助是有益的，而它们对这样取得的解决办法的赞同也是需要的，但大国必然将起主要作用。宪章的制定者们无疑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的。因为他们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职责委托给安全理事会，并把五个大国确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有权行使否决权。

50. 世界正在日益成为一个多中心世界。对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常任理事国来说，在其它国家的积极协助下，就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协议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些什么问题，是尽人皆知的。因此我只想讲一点看法。这些问题在数量上和范围上都在增大，这些问题必须解决，而且应该立即着手解决。不言而喻，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制定方案并赞同这些方案，这些问题就不能得到永久的解决，因为它对事态的影响力是无可争辩的。因而现在是所有我们这些会员国表现出一点符合形势要求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时候了。

51. 我国代表团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的活动，对完全实现联合国的经济与社会目标是必要的。秘书长在年度报告的导言中强调了问题的这个方面，他说：“成员国的普遍性的重要性，不仅适用于联合国的政治工作，而且也适用于其经济与社会活动。”[A/6001/Add.1, 第十二节。]我国代表团希望联合国不要再继续剥夺七亿中国人参加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活动的权利。

52. 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所要遵循的程序问题，我代表团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谁应该或是谁不应该在本组织代表中国的一个简单问题。换句话说，这实质是一个由到会并投票之会员国的多数决定的代表全权

证书的简单问题，正如决定其他会员国代表的全权证书那样。我们认为，宪章第十八条第二项与这个问题无关，也毫不适用。

53. 我国代表团并不怀疑，所有的代表团都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会得到恢复。唯一的问题是会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即不致在以后很长时间留下任何痛苦。对此，大会必须做出决定。就我们而言，我们诚挚地希望大会的决定将是不留下任何一点痛苦的决定。

54. 贝克先生(匈牙利)：我们所审议的问题是十五年前就出现了的问题。我们认为再次重复所有那些使我们迫切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理由是多余的。我们历年来所说的一切依然有效。此外，还有更重要的理由。

55. 这次我们想适当地研究和评论一下那些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的发言。基本上只有美国反对。美国是阻碍我们解决所审议的问题的唯一障碍。

56. 我们注意地听取了戈德堡先生的发言。我们以对一个世界大国代表的发言所应给予的注意听取了他的发言。以后我们又仔细阅读了第四六九一号新闻稿，此稿是美国代表团在发言将近结束时散发的，题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阿瑟·约翰·戈德堡大使就中国代表权问题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这是什么时候发的言？这是在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议程项目时的发言〔第一三六九次会议〕。

57. 这使我想起了在匈牙利农民中一个流行的故事里人们所熟知的一个人物，博多夫人，在她喝了二、三升酒要她付款时，她就开始谈论一些其他的事情。别人一直不断地催她付酒钱，她就一直不断地谈些别的事。这个问题是再简单不过的了，这纯粹就是喝了酒需要付酒钱的问题。问题就是谁能够并且谁应该代表中国——联合国创始国之一和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占有一个席位的大国之一。

58. 让我们看看美国代表是怎样回答的，看看他是否提出了一些理由，或者相反，是否他和博多夫

人一样口袋空空的，因此觉得谈些不相关的事较为合适些。

59. 美国代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打算讲别的事——不讲他发言标题中提到的问题——换句话说，不谈中国代表权问题，而谈有关把中华民国从我们当中驱逐出去，给北京政府以会员国荣誉和特权的那些建议。如果我们不是在讨论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这倒是个可笑的事情。

60. 美国代表佯装不知自联合国建立以来，许多会员国的政府、政体和名称都已经改变了。这显然是所有会员国的权利，是任何人都不能干预的问题。例如，中华民国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有很长的时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占有着以前由中华民国占有的国土，它的首都和本组织成立时一样，仍然是在同一城市——北京。

61. 为什么戈德堡先生非要这样诡辩呢？他这样做是为了能够把中国被占领的一个省说成好象就是联合国的一个创始国——中华民国。这样，他就能指责任何国家——美国的盟国，社会主义国家，不结盟国家，以及那些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国家——就能够指责这些国家力图从联合国驱逐一个创始会员国中国，而允许那个恶魔，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这个席位。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联合国进行讹诈，并“决心摧毁过去二十多年来联合国一直在协助建立的有秩序的和进步的世界”。此外，他认为让“共产党中国的代表在这个组织中得到席位……只会怂恿北平继续走它现在的暴力道路”，并“因而增加亚洲战争和在全世界使用暴力的可能性”。

62. 我们重复一遍，这不在于这个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然而让我们看看美国代表提出了什么证据来证明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说法吧。他什么也没有提出，没有，一点也没有。

63. 的确，美国代表用了一刻多钟的时间来援引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播，中立国发言人的讲话，还特别援引了一系列中国报刊上的话，中国政治家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他们发表的声明里的一些话，企图为他的独特见解提供一些武断的解释。连篇累牍，竟没有提及一个事实，没有说明一个论点。

64. 可以很容易地引用美国政治家的话和美国报刊上的文章来回答他，并向大家说明美国政府是如何对联合国进行讹诈，又如何也是在“决心摧毁这个有秩序的和进步的世界”，并且也要，比如说，向大家说明美国在其参议院通过的法案中表现出的对联合国宪章的忠诚。美国在这个法案里宣称：如果任何人敢于在美洲大陆任何地方干出违背美国意愿的事，美国有权在美洲大陆进行单方面干涉。我们也可以引用拉丁美洲议会和政治家们的有关答复。

65. 但是让我们看看事实，而特别是这些与主要问题有关的事实：和平政策还是战争政策的问题，战争危险和使用武力问题。比如让我们看看有关越南的事实，这是戈德堡先生所提到的国家和问题。

66. 美国代表忘了告诉我们，在中国入侵过程中在越南俘获了多少中国战俘，击毙了多少中国坦克手和炮手，击落了多少中国直升飞机和飞机，或者击毙或俘获了多少飞行员。

67. 另一方面，他确实告诉了我们，在美国对越南人民的肮脏的侵略中，每天有多少美国士兵丧命，有多少直升飞机和飞机被击落。他这样做是因为人人都从审查过的美国报刊、广播和电视了解到这些。美国代表提到了中国的所谓侵略意图和侵略计划，却闭口不提自己政府的侵略行为。甚至在今天上午发生的悲剧性事件以前，我们就已经知道，在侵略越南的问题上，美国发言人代表的是美国政府的观点，而不是美国人民的观点。我们希望这个事件，这一巨大牺牲——既然这是已经不能避免了——将使美国政府最终也认识到对这种侵略和对整个侵略的抵抗正变得日益广泛和顽强。

68. 虽然美国代表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话，但我们对许多问题，其中包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是感到茫然不解。他企图向我们解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将会危及我们这个组织，危及其宗旨和工作，危及整个国际形势以及和平与安全的事业。我们想确切而又非常具体地知道，按照这种观点，在继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排斥在联合国之外的情况下美国认为联合国将如何确保进步呢？我们说得更具体一点，并只提出一个最重要问题，为

什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会危及到联合国的工作，如象防止核武器扩散，特别是这为什么对取得全面彻底的、有监督的裁军造成危害呢？对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严重问题我们什么也没听到。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在美国方面或许并无解决这类问题的愿望，因而对所有重大问题都完全避而不谈。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希望这些问题能得到解决，因为这是符合大家的利益的。

69. 我想重复一下匈牙利外交部长彼得·亚诺什先生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六日在本届大会〔第一三五〇次会议〕上代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讲话的部分内容。

“为了全世界的利益，换句话说，也是为了一切较小国家的利益，我们在联合国应当保持警惕，应该慎重，不得允许安全理事会的那几个大国在履行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方面有任何疏忽。……

“五大国能够团结一致为世界秩序负起某种责任的可能性，方式和方法是什么呢？

“不言而喻，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组织的代表权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那么不论在联合国之内或联合国之外，五大国之间就没有进行真正合作的可能性。现在必须指出，这样的合作不论在这个组织之内或这个组织之外都毫无可能。这就是说，只要中国本部在联合国的代表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则一切有关裁军问题的谈判，不论是在这里举行还是在其他地方举行，都是徒劳无益的……中国没有这个组织照样能行——这是已经证实了的。然而本组织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参加就不行，就不能继续有效地进行工作。目前这种荒谬的状况继续下去甚至可能导致本组织的解体。

“美国可以有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若干或者许多国际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依然保留某些意见。然而美国并无任何政治上或道义上的理由在本组织内提出非难，以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美国正试图靠在亚洲一些地区建立起的侵略性的军事组织和军事联盟从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从台湾，从南朝鲜，从印度支

那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军事威胁。如果美国曾经有过任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批评的权利的话。现在它已经丧失了这样的权利。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届会议上，如果会员国为了主张采取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得代表权的唯一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而仗义执言，则将是对本组织作出的最大贡献。”〔第一三五〇次会议，第12、13、14和16段。〕

70. 如果美国政府代表的发言说明了任何问题的话，那就是，说明现在已经是停止阻挠策略的时候了。对于那些用来妨碍联合国重要工作的花招我们已经领教够了。

71. 匈牙利代表团坚决支持并要求最迅速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72. 科纳先生(新西兰)：谁也不能够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是列于本届大会所有议程项目中最重要的问题之内的。多年来，这个问题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一再被提到联合国来。自一九六一年以来，联大每年都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和表决，只有一九六四年第十九届会议是一个明显的例外。

73. 今年同往年一样，仍然有些人声称，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尽管重要，但仍是一个简单问题。他们基本上把它当作一个议会讨论的问题、一个程序问题、一个代表全权证书的问题提出来。我国代表团不同意这种观点。这里所涉及的政治现实达到如此严峻的程度，以致不能为了策略上的需要而予以忽视。很明显，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作出的决定显然不仅涉及到大会的程序、范围和威信——当然这些问题也是够重要的——而且还涉及到在世界上一个意识形态明显分歧的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某些基本因素。

74.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激烈的中国内战，至今仍然是个僵局。大陆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一直为北京政府所牢牢地控制着。许多代表已经详述了它所拥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然而在台湾岛上或称福摩萨，中华民国还存在着。在其管辖之下的人口约有一千二百万，虽说比大陆中国少，但比本组织的大多数会员国，包括新西兰在内，却要多得多。那里所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能和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相

比。它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超过它。

75. 我重复了这些尽管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以强调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程度。假装说这些国际生活中的事实并不存在，这不是危险的天真便是故意地骗人。我们中任何人都不能忽视这些，并且，这些事实也不会因我们希望它们不存在而消失掉。

76. 根据同样的原因，我们清楚地知道北京政府是存在着的，知道它有力地控制着中国大陆；它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巨大的经济潜力；它指导着一个有才能的和富有创造性的民族中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并发挥他们的能力。我们还知道，联系到北京政府目前的实力来看，共产党中国的力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重大的亚洲问题和许多真正的世界性的问题，如果没有它的参加、它的合作或它的默许，实际上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象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裁军问题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所以，我们当然就不把我们的立场放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教条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了。我们承认那些赞同北京政府参加联合国的许多论点是很有力量的。我前面已经讲过，并且我还要重复一下，我们认为那些把这个问题说成只不过是接纳共产党中国人和驱逐国民党中国人的问题的人的论点并不符合国际生活中的实际，同时我们也不坚持认为目前这里的情况就符合国际生活的实际，或者认为这种情况应该永远一成不变。

77. 然而，我们将同意这样一点，即：按其是非屈直有充分理由让北京政府参加本组织只不过是考虑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困难最少的一个方面。棘手的方面还在于：让北京政府参加的代价是什么呢？这才是困难的实质。

78. 第一个方面就是那个老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它现在仍然是一个根本的方面。北京政府一贯主张，联合国必须把中华民国从它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然而大会不打算也不应该付出这种代价。如果大会遵照联合国宪章办事的话，就更不能相信这样的看法，即认为台湾岛及其居民的命运对国际社会是没有关系的，认为北京政府对台湾岛和台湾人民可

以为所欲为。这对于在这里所讲过的所有关于民族自决的问题将是一个嘲弄。那会象一粒火星碰上一个爆炸的物体一样，其后果是难以设想的。双方能够动用的军事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它们之间要是发生战争，其规模将是十多年前的朝鲜战争以来任何战争都不能比拟的——即使假定这场战争只局限于直接交战的双方，但这不太可能。这些就是所谓的简单程序决定可能引起的一系列后果的一部分。

79. 最近北京当局在这一长期存在的根本的障碍之外，又增加了其他的障碍。一年来，一些知名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发表了许多声明，这些声明不但使他们称之为敌人的那些人不安，而且同样使那些被他们认为是朋友的人们不安。陈毅元帅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记者招待会上告诉我们：联合国

“……必须纠正错误，进行彻底的改组和改造。联合国要承认和纠正它过去的一切错误，包括取消谴责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侵略者的决议，并且通过决议谴责美国是侵略者；联合国宪章要由全世界大小国家来共同重新审定，所有的独立国家都应该包括在联合国。帝国主义的一切傀儡都要驱逐出去”。

80. 这不可能是取得协调、和解和政治妥协的办法，而我们这些本组织的成员认为，这些东西，在大多数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方面。要么陈毅元帅提出的这些条件是不必当真的，此事令人难以置信，而如果真有其事，则表明他们是在恶作剧；要么这些条件是认真提出来的，如果是这样，北京要根据这些条件来参加联合国的问题就是不现实的了。

81. 我详述了这些问题，倒不是因为我们乐于讲

这些，而是因为这些问题是我们现在所审议的问题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新西兰清楚地知道共产党中国在当前所具有的和潜在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在试图解决某些问题时，不考虑它的利益是危险的，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将欢迎增进北京和亚洲的非共产党世界以及在远方的西方世界之间的了解。我们希望看到北京政府方面愿意积极地参加国际合作的一切大胆的尝试。这种合作是自一九四五年以来全世界极其艰苦地建立起来的。我们不赞成国际阶级战争的理论；我们也不希望看着北京政府被排斥在外。我们期待着某种可以为大家接受的办法来打开目前的僵局，以使北京能参加联合国工作。但是，这个目标虽然是重要的，却不能不惜任何代价去谋求它。新西兰不能同意这种观点，这就是台湾人民的前途对国际社会是毫无关系的，国民党中国可以随便被抛弃或者说一千二百万人民的权利简直可以置之不管。我们也不能同意以联合国“重新改组”、改造、清洗或什么别的东西来作为北京参加联合国的条件。

82. 新西兰对可能提出的任何决议草案的态度，将取决于我所提出的那些因素。因此不用说，我们不能接受那种认为这是一个仅仅由程序方式决定就可以解决的简单问题的主张。相反，我们毫不怀疑，它仍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用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的话来讲，它确实涉及直接关系到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些基本政治问题。

83. **主席：**有几个代表团要求我让那些还想就这个问题发言的代表继续报名。我曾宣布报名将在今天下午五点截止。但为了同意这些代表团的要求，我提议在明天，即十一月十日下午三时三十分截止报名。

下午四时四十五分散会。